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三十三回 劉子羽分兵拒敵

早有人報知李成。李成大怒，領十萬賊眾，離建昌出樓子莊列營而待。張俊與岳飛合兵前來抵敵，兩陣對圓，岳飛親自出馬大罵：「李成狂賊！今日好就馬前納降歸正，朝廷免爾一死。如恁恁凶狠，決無輕放！」李成更不打話，拍馬舞刀，直奔岳飛。岳飛挺槍抵住交戰。未十合，李成力怯，撥回馬便走。張俊見岳飛得勝，驅動後隊官軍掩殺，賊兵大敗，拋戈拜伏馬前乞降者八九萬人。李成單馬拚死殺奔中原，投劉豫去了。岳飛鳴金收軍，將降眾著人送回筠州附籍為民，給與房屋地土耕種，勿令失所。岳飛入見張俊，俊以岳飛收賊功偉，甚敬禮之。

俊曰：「江淮已寧，吾與統制收回軍馬，某當具本奏知行在，用旌統制大績。」飛曰：「賴招討威風所及，岳某何能！只今江西餘孽未盡克服，有張用作亂尤猛。待吾平靜此一路，與招討一同回軍。」俊曰：「合用多少人馬？」飛曰：「只雖本部足矣。」俊又添步兵三千。岳飛辭了張俊，領張憲、王貴等到金牛鎮屯紮，修下簡書一封，著一能言者送至張用寨中。

卻說張用正在寨中，聚集眾人商議攻守之計。忽有外來報：「岳統制遣人送書欲見大王。」張用令喚入。來人持進簡書曰：「岳將軍多多拜上。」張用接於案內拆開視之。書曰：武功大夫相州岳飛端肅奉書契張將軍足下：自別丰姿，不覺逾歲。思慕大德，頃刻未忘。正在企仰之間，忽見江西報至，方知足下聚眾剽掠良民而成寇盜之名，予甚疑之。想我鄉里皆出摠忠報國之士，豈有借妻小而為鼠竊之事乎？若果如斯，予則以忠告報足下。昔日東京南薰門外鐵路步之戰，皆汝所知也。今區區自將至此，足下欲戰則出與戰，不欲戰則看鄉情來我營中拜見張招討，奏達朝廷，以錄足下，為國大用，其餘各受恩寵。若聽令政之言，拒遏官軍，則使足下即日身殞鋒鏑，或組係歸期，裂屍於市，雖悔無及矣。伏惟心照，不備。

張用看書念與其妻聽，自相議曰：「此事如何？」妻曰：「我與君本躲避金兵，被人逼迫至此，豈肯冒盜賊之名哉！既岳統制有書來勸，正當返邪歸正，衛國立功，豈不為美。」張用大喜，謂來人曰：「岳統制果是我再生父母也。敢不順從。」遂勸眾人一齊來降岳飛。岳飛引見張俊，俊大喜，謂諸將曰：「岳將軍驍勇智略，我與眾人皆不能及。」岳飛以所降眾願充軍役者分撥部曲，以候出征。願為民者，著令附近州縣立籍。

岳飛各分撥已定，與張俊大軍班師歸本鎮。俊具表奏詣行在，論平寇功岳飛第一。高宗覽表大悅，賜岳飛金酒器一副，令駐兵江州，撫慰甚至。

是歲八月彗星見，帝下詔令廷臣上言時政得失。中書舍人胡安國因上《時政論》二十一篇，其言以為保國必先定計，定計必先建都，建都擇地必先設險；分土必先制國，制國以守必先恤民。夫國之有民，猶人之有元氣，不可不恤也。降亂賊、選縣令、輕賦斂、更弊法、省官吏，皆恤民事也。而行此有道，必先立政。立政有經，必先殷實，而後賞罰當。賞罰當，而後號令行，人心順從，惟上所命。以守則固，以戰則勝，以攻則服，天下定矣。然欲致此，顧人主志向如何耳。尚志所以立本也，正心所以決事也，養氣所以制敵也，宏度所以用人也，寬隱所以明德也，具此五者，帝王之能事畢矣。論入，高宗覽之稱旨，改升給事中。帝以初召胡安國為給事中，黃潛善惡之，遂罷，復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講。安國上《時政論》，入對內廷，始得見帝。帝謂曰：「聞卿大名渴於相見，何如累召不至？」安國辭謝，居官十日，再見高宗，以疾力求去。帝曰：「聞卿深於《春秋》，方欲講論，何以遽辭位？」遂付安國《左氏傳》，命之點句正音。安國奏曰：「《春秋》經世大典，見諸行事，非空言比。方今思濟艱難，《左氏傳》繁碎，陛下不宜虛費光陰，耽習文采，莫若潛心聖經。」帝以其言有理，命安國兼侍講專講《春秋》。安國退出。

帝日於內廷追憶舊臣，每與百官擬議升奪。起復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；以韓世忠為江南東西路宣撫使守建康，他帥臣稱宣撫使並罷，以王似為川陝宣撫副使。有侍御史黃龜年奏曰：「張潛居關陝三年，訓新集之兵，當方張之敵，以劉子羽為上賓，任趙開為轉運，擢吳玠為大將，皆適其宜。

西北遺民歸附者眾，故關陝雖失，而全蜀按堵，且以形勢牽制東南，江淮亦賴以安。若以王似再為川陝副使，則張潛不能專其任，而彼民亦見多擾。乞陛下裁詳之。」帝疑張潛殺趙哲、曲端為無辜，任子羽、玠、開為非是，不允其奏。卻說張潛聞朝廷以王似為川陝宣撫副使，心大不安。遣人以書召子羽，子羽馳見潛。潛以王似事告之，子羽曰：「皆朝廷臣，宣司何以過慮？目下金撤離喝取金州，有燒眉之急。守臣王彥悉力拒戰，遣人求救宣司，如大早之望雲霓。宣司當以國事為重，勿生退志也。」潛然其言，即以專命付子羽，令持兵救應王彥。子羽即辭了張潛，回至興元，調集諸軍商議救應金州。聞王彥兵敗奔石泉，撤離喝乘勝而進，子羽急命田晟謂之曰：「爾可引精卒二千把守饒風關，阻住敵人來路，吾隨後調軍策應。」田晟領兵去了。子羽復遣人往和尚原，召吳玠引兵自河池迤至饒風關，策應田晟。子羽分調已定，自與三千兵堅壁而守。

卻說差人遞書漏夜至和尚原報知吳玠，令趨河池出兵保饒風關。吳玠得子羽消息，與弟吳玠議曰：「和尚原離饒風關三百餘里，若策應遲緩，與金人占之，則興元一路都休矣。爾可緊守和尚原，我當急往救之。」吳玠然其議，玠即引四千兵離和尚原，日夜馳奔饒風關。只作一日行到，與田晟兵會，探知敵人尚離關五十里遠。吳玠遣人以黃柑送撤離喝曰：「大軍遠來，聊用止渴。」撤離喝見了大驚，以杖擊地曰：「爾來何速耶！」即下令軍中悉力攻打饒風關。番將劉夔引步騎二百餘首先攻擊，一騎先登，使二騎擁後。先者既死，後者代攻。吳玠與眾軍在關上強弓亂發，又木石火炮之類一齊滾下，如是者七晝夜，吳玠、田晟並力拒守金兵，死者不計其數，番將各帶重傷，不能立腳。撤離喝見攻不破，於關下裝起雲梯、木架、蠻子牌、抵箭甲，務在攻拔。吳玠射下火箭燒絕雲梯，胡騎跌落死者屍如山積。撤離喝無計可施，詢鄉導更有何處可渡此關？

內有識地勢者教之關左有小路通祖溪關，出了此關便繞出饒風關，望興元府只有一百里程途。撤離喝聽了，大喜曰：「此天賜吾成功也。」乃更募敢死士數百，由問道自祖溪關繞出吳玠後，乘高以瞰，饒風關便在目前。吳玠與田晟在關內見金兵略無動靜，玠曰：「敵人無奈我何。此有小路出得關後，可分兵截其來路，庶可保全。」二人正議間，忽哨馬報虜寇已出祖溪關，乘高據險以扼吾軍之前。吳玠大驚，謂晟曰：「君堅守此勿動，吾當退保興元。」即引兵出洋州來會子羽。撤離喝率胡兵掩至洋州，宋兵大潰。玠輕騎馳入興元，見子羽曰：「敵人已近郊矣，我軍眾寡不敵，可速退西縣以作後圖。」子羽曰：「興元不可保，西縣尤不能全。虜寇四下攻掠，西縣非駐兵之所，莫若與君同守定軍山，倚險堅壁以待敵。」玠曰：「定軍山雖險，糧草難運。

西縣若使敵人有之，一年儲積盡已空也。我引一軍屯西縣保護糧草，待制一軍屯三泉截敵人來路，遇有警急，兩下得以相援。」子羽然其計，即焚興元，退保大安軍之三泉縣。